

明季藏书家徐爌丛考

马 泰 来

一、徐爌生卒年考

明季藏书家徐爌(字兴公,惟起)的生卒年,历来众说纷纭。近年最常见说法是隆庆四年(1570)生,弘光元年(1645)卒,几成定论,但皆未提出佐证^①。考证徐爌卒年,至为重要,可佐解决红雨楼藏书目录的版本问题;而徐爌如在明亡前谢世,藏书在其生前散佚之可能性亦大减。

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《荆山徐氏族谱》抄本,系1962年据1923年重修本抄录;底本今佚。该书称徐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(1563)七月二十一日,卒于崇祯十二年(1639)十月十三日,大异历来众说,但因是“族谱”,有一定权威性,近人有从其说者^②。

徐爌生年,可自徐氏本人及其友人诗文推考。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郑赐《闻一斋诗稿》抄本,有徐爌手书题记:“崇祯癸酉(1633)仲冬,六十四叟徐兴公抄藏。”^③崇祯癸酉,上溯六十三年,为隆庆四年。徐爌诗集《鳌峰集》,卷首有友人所撰寿序三篇,五十岁者撰于万历己未(1619),六十岁者撰于崇祯二年(1629),六十一岁者撰于崇祯庚午(1630)。徐爌,隆庆四年生,应无疑问。单此已令人质疑《荆山徐氏族谱》之可信。

市原亨吉《徐爌年谱稿略》,引徐氏好友曹学佺(1574-1646)《挽徐兴公》诗,认为徐氏崇祯十五年(1642)卒^④。近岁王长英《明代藏书家文学家徐爌事略考证》,未见曹诗,遂疑市原说法,又指其文“缺漏较多”。王氏认为徐爌弘光元年(1645)卒,所据为徐爌幼子徐延寿(1614年生)的一句诗“三十悲

①如任继愈编:《中国藏书楼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,2000年,2册,第1114页;傅璇琮、谢灼华编:《中国藏书通史》,宁波出版社,2001年,1册,第653页。

②如:官桂铨:《徐爌》,收入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、福州市社会科学所编《福州历史人物》,第5辑,1991年,第29页。

③见马泰来整理:《红雨楼题跋十则》,《文献》2005年第3期,第35-36页。

④《见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》,东京,1974年,第648-649页。

失怙”。^①王新田《徐燏年谱简编》亦谓：“关于兴公卒年，有崇祯十二年己酉（1639）、崇祯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、弘光元年乙酉（1645）三说。《明代藏书家文学家徐燏事略考证》一文论证颇详，今从此说。”^②未提供任何新证。

按市原亨吉考证无误。《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》大致编年，尤其是晚年部分。《挽徐兴公》诗收入《石仓六稿》中之《六九诗稿》，亦即曹学佺六十九岁时诗作，时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。徐延寿诗“三十悲失怙”，“三十”并非实数。

徐燏长孙徐钟震（1611年生）手稿《雪樵文集》，原藏北平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^③，二次大战时海运美国国会图书馆，现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。书中有一前未见征引的徐燏重要史料：《先大父行略》。文末云：“先大父生于隆庆庚午（四年，1570）七月初二日巳时；卒于崇祯壬午（十五年）十一月廿五日午时，享年七十有三。”崇祯十五年，大部分属公元1642年，但十一月廿五日已为1643年1月15日。此为徐燏生卒年的最权威及正确说法，亦与曹学佺挽诗吻合。徐燏卒时，虽非太平盛世，但福建并无严重祸乱。徐燏谢世，红雨楼藏书并未即时散佚。

二、《徐氏家藏书目》版本考

徐燏藏书目录的版本有二，分歧颇大。习见者为四卷本，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，及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，书名作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；所据疑为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第3卷第6期至第4卷第4期（1929年12月—1930年7/8月）连载之《徐氏家藏书目》。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所据为该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所藏旧抄本。国家图书馆又藏有清道光七年（1827）刘氏味经书屋抄本《徐氏家藏书目》七卷，近年多次影印面世，惜皆收入丛刊，未单独发行，未能普及。四卷本和七卷本，差别最大者为“集部”，尤其是明人文集部分。

1. 四卷本，卷四集部，明人别集分三组，拉杂成章：明初诸家姓氏，明集诸家姓氏，明诗选姓氏。其中以“明诗选姓氏”最详，按时代排次，多附小传。如：

张蔚然，青林，仁和人，官至工部郎中。谢肇淛。范景文，质公，吴桥人。万历中进士，官至东阁学士。甲申（1644）死节，谥文贞。

陈子龙，卧子，华亭人，崇祯[丁]丑（1637）进士，给事，乙酉（1645）殉节。

上引小传，多误。张蔚然未尝任职工部（详下）。“官至工部郎中”，应移至谢肇淛名下。清兵陷南京后，陈子龙谋太湖举事，事败被捕，赴水死，此顺治四年（1647）五月事。

①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1年第1期，第114—115页。

②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第14卷第1期，2004年，第225页。

③王重民：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680页。

徐焞崇祯十五年(1643年1月)卒,无法预见范、陈死事。谢肇淛庶母为徐焞异母姐,谢徐二人极相得,谢氏遗集《小草斋文集》即由徐焞选刊。谢尝任工部郎中,后仕至广西左布政使,死于任内,徐焞断无不知之理。四卷本此部分文字显然不出徐焞手。

2. 七卷本,卷七为明人别集,按省府排次,解说远较四卷本为详。又每及《书目》编者本人,可与徐焞生平互证或提供新讯息。

朱润祖《寓轩集》十卷。(原注:只有律绝,无上卷。)字□□溧水人。洪武官淳安教谕。

徐焞旧藏《寓轩诗集》,现存国家图书馆^①,缺卷一至卷六,有徐焞手书题记:“崇祯辛巳(1641)中秋,偶游武夷,小憩万年宫梁以成道士房,于乱帙中拾□[出]一册,乃洪武初溧水朱润祖《寓轩集》,只律诗绝句,其上册则亡矣。润祖官严州淳安教谕……。”与《书目》所言合。徐焞崇祯十四年(1641)中秋始获是书,而十五年十月(1643年1月)即谢世,可知《书目》之增订几无休日。

瞿佑《香台集》三卷。字宗吉,钱塘人。永乐中官周府长史。予曾得其钞本诗三册,为张惟诚求去。即杭人亦难得也。

张蔚然《长溪彙草》一卷、《岳游谱》一卷。字惟成,号青林,仁和人。万历丁酉(1597)乡举,官福安知县。卒年六十三。

张蔚然,徐焞好友曹学佺顺天乡试所取士。字维诚,又作维成。先后任平湖教谕、福安知县,未曾为工部郎中。好藏书。徐焞《鳌峰集》卷十九有《得张维诚平湖书,兼惠〈读易斋讲义〉》,且云:藏书已满七万卷,又当计偕上春官。赋此寄怀》诗。徐焞对张评价甚高:“维成善积书,见异本即抄录,与余癖合。噫,今之孝廉科如维成者鲜矣。”^②

陈从舜《闽游草》一卷。字志元,号春池,天长人。官兵马指挥。先是万历丁酉(1597)入闽访郭方伯,与予兄弟交最欢。《游草》予所订定者。

柴一德《涉泗草》一卷、《洪江集》一卷。字吉民,潜江人。崇祯癸酉(1633)游闽,招之入社,多所倡和。

江盈科《雪涛阁集》十四卷。字进之,号渌萝,桃源人。万历壬辰(1592)进士,长洲知县、吏部主事、大理评事。予以己未(1619)过桃源。进之之子禹疏留宿阁中,见贻此集。更见有续集三十卷,未刻也。擢四川提学僉事,未任卒。

张萱《西园全集》三十卷。字孟奇,号九岳,博罗人。万历壬午(1582)乡举,中书舍人、户部郎中、云南知府。著作甚富。崇祯庚午(1630)寄予此集,尚未竣工也。

《徐氏家藏书目》抄本末有清刘燕庭跋:“集部缺闽人著作,当是别录一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集 6675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第 2318 页。

②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卷一《论语讲义》。

目,备修闽志者采为艺文志也。”刘氏此言,似是而实非。七卷本集部别集类始“南京苏州府”而终以“贵州”。同书方志部分始福建省,继以北直隶,次为南直隶,而止于“云贵二省”。别集类编次想亦如是。别集类所缺不独闽人著作,亦乏北直隶(今北京及河北)著作。此部分何时失落,已难追考。疑福建及北直隶文集书目同载一册,同时失落。未曾因备修闽志而别录一目。

《徐氏家藏书目》著录,首见黄虞稷(1629-1691)《千顷堂书目》:“徐焮《徐氏家藏书目》七卷”。黄虞稷父为徐焮好友黄居中(1562-1644),徐焮《徐氏笔精》端赖黄居中相助,方克面世。颇疑《千顷堂书目》所记之《徐氏家藏书目》,乃黄居中过录徐焮手稿者。

七卷本虽缺福建及北直隶明人文集部分,仍远胜四卷本。至祈此书之影印本或校点本能早日单独发行,造福士林。

三、《晋安风雅序》作者考

陈庆元主编《徐燧集》(扬州广陵书社,2005年),正文影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《幔亭集》。附录五种,提供不少有用资料,其中“徐燧佚诗佚文”收有《晋安风雅序》,录自万历刊本《晋安风雅》卷首,陈氏有按语二则:“此文又见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卷一,题作《闽中诗选序》,文中‘摘为一十二卷’作‘摘为八卷’,‘总二百六十人有奇’作‘总二百人有奇’,‘万历丁酉’作‘万历戊戌’。”“据万历《晋安风雅》,此文断非徐焮撰,题亦非《闽中诗选序》;经核《晋安风雅》原刻,卷次与人数也应该该书为是。燧既编选《晋安风雅》,‘风雅堂’之堂名也必为其堂之名,而断非焮之堂名。”

《晋安风雅序》描述明代福建省福州府诗坛衍变,文情并茂,诚明代诗评举鼎之作。该文未收入徐焮(1561-1599)《幔亭集》。按《幔亭集》之刊布在徐焮身后,主其事者为徐焮。徐焮尝称“先兄既歿,余为选梓《幔亭全集》,尽弃其少作”^①。《晋安风雅序》是力作,不是少作,未被收入《幔亭集》,必有原因。

《闽中诗选序》首见嘉庆三年(1798)郑杰辑《红雨楼题跋》。所据疑为郑杰旧藏,现存上海图书馆、但已不全之徐焮手稿《红雨楼集》,郑杰并无作伪动机。

《晋安风雅序》/《闽中诗选序》文字思维,与徐焮其他文章雷同。如序称“林膳部鸿崛起草昧,一洗元习,陶钧六义,复还正始……艺苑聿兴”,徐焮《鸣秋集序》:“吾郡洗胜国之馀习,诗教聿兴。福清林膳部子羽崛起草昧,复置正始。”^②二文应同出一手。

徐氏书楼,有徐焮、徐焮二人共用者,如绿玉斋、红雨楼,但“风雅堂”一

^①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卷二《伯兄诗卷》。

^②《鸣秋集序》未收入诸家辑本《红雨楼题跋》,见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抄本《鸣秋集》卷首。

名,见于徐燧著述者仅此。据徐燧及其友好著作,“风雅堂”应为徐燧堂名。徐燧《鳌峰集》卷十五《元夕同社枉集风雅堂,咏走马灯》,卷十六《长至后,豫章喻仲宣、皖城李卿明、漳浦林德芬及同社诸子枉集风雅堂观妓,得六鱼韵》,卷十八《除夕邀喻叔虞风雅堂守岁,共得明字》,卷十九《除夜邀吴叔嘉、徐仲芳守岁,与陈叔度、陆儿同赋,因诵庚戌除夕豫章喻叔虞风雅堂守岁诗,各用其韵》,《秋夕集诸客于风雅堂,次韵答林仲渔》,卷二十《元日郑孟麟携觞法云寺,归过风雅堂小集,分得十四盐》,《元夕夜邀喻宣仲、徐昭质、杨南仲、僧敬中、赵十五集风雅堂,同赋莲花灯》诸题,皆为例证。友人陈鸿《秋室编》卷六《除夕徐兴公招松溪叶机仲、同社陈长源集风雅堂守岁》,俞安期《蓼蓼集》卷三十四《同胡白叔、杨子声、陈荆生、江仲誉、林存古集徐兴公风雅堂次韵》,赵世显《芝园稿》卷二十三《元夕社集徐兴公风雅堂,咏走马灯》等题,可为佐证。

徐燧编、张蔚然刊,宋谢翱撰《晞发集》十卷,傅增湘(1872-1949)藏初印本,“卷中有‘徐惟起印’、‘风雅堂印’白文两印,知为兴公刻成后自藏初印之本……楮墨明净,触手如新,无朱墨点污之痕,无虫鱼蠹损之迹”^①。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^②。按“徐惟起印”、“风雅堂印”二印记,亦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徐燧旧藏明嘉靖十九年(1540)私淑轩刊本《文心雕龙》^③。“风雅堂”为徐燧书斋,不容置疑。

徐燧、徐燧兄弟合作关系,和近代周树人、周作人早期关系相似。个别文字出于何人之手,间需考证。《闽中诗选》应为《晋安风雅》初稿,序文徐燧撰。刊本《晋安风雅序》署“书于风雅堂”,可能是一时失察,亦有可能是故意留下线索。

徐燧曾向其长子徐陆(1590-1616)告诉对代作的看法:“温公《进稽古录表》,黄鲁直代笔也。黄刻集中而司马集不收,足见古人虚怀处。然两公文名俱重,亦不嫌其假手耳。今士夫往往求人代作,而复讳言,或者掩为己有,收入集中,胥不古人若也。观此亦可破时俗之弊。万历庚戌(1610)末夏,书以示儿子,俾知昔贤无隐讳之事也。兴公识。”^④徐燧不介意代作,但重视其最终是否收入别集。

徐燧编刊其兄遗集,不收《晋安风雅序》,明显澄清徐燧不是该文作者。徐燧虚怀,编刊谢肇淛遗集《小草斋文集》时,收入其代作募缘疏二篇^⑤。徐燧著

①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十五《万历本〈晞发集〉跋》。

②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集4800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第2234页。

③书影见马泰来: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私淑轩刊本〈文心雕龙〉徐燧题记考释》,《华学》9/10辑,2008年,第1982页。

④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卷一《温公稽古录》。

⑤二文为《开元寺华严完满礼忏奉诵募缘疏》及《福宁资福寺募缘疏》,见《小草斋文集》卷二十二,及《红雨楼集》手稿册十。后者有注:“在杭刻”,“代在杭作,刻于《小草斋》中”。徐氏当无意他日再收入己集。

述可置之他人名下,但决无盗取兄长遗文之理。

四、《金凤外传》作者考

小说《金凤外传》,时贤多目为徐燧作品^①,所据为周亮工《闽小纪》卷二《金凤传》:“予在闽,徐存永为余言,《陈金凤外传》是其伯孝廉幔亭氏所为。”徐存永即徐燧幼子徐延寿,幔亭氏则为徐燧长兄徐燧。徐延寿生于徐燧身后,所言未经考证,不可即信为事实。

《金凤外传》见徐燧编《榕阴新检》卷十五,未列作者姓名,未附王宇跋,称:“予居高盖山中,有农家掘地,……启视,有抄书一帙,为《陈后金凤外传》,不著姓名,楮墨漫灭,而字迹犹可句读,农家弗能省。予亟往索归,参之史乘诸书,始末多不异,因与友人徐燧订正之。……万历甲辰(1604)夏五闽邑王宇识。”徐燧另有题记,清世收入林佶及郑杰二人所编的两种《红雨楼题跋》,内云:“王永启既得《陈后传》于农家,予借录一本,反覆考核,其姓名、事迹、岁月、地理,与史乘符合者勿论,中有少异者。”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郑杰《药炉集旧》,亦收有《金凤外传》,并附王宇、徐燧及陈价夫三人题记。疑郑氏所见(所藏?)之《金凤外传》,原附此三题记。郑杰有按语:“《金凤外传》或云即兴公时诸友共假托以传者。实不克晓。”

总之,王宇自云得《金凤外传》于农家,而徐燧为之订正,并置之《榕阴新检》,广为流传。实则应为王宇撰作,而徐燧亦参与其中。王、徐、陈三人题记俱未提到徐燧。

五、林佶父子与红雨楼藏书

近人知晓徐燧藏书事,端赖缪荃孙所辑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,而缪辑实全据林佶及郑杰编辑的两种《红雨楼题跋》,并无添补。缪得林辑三十载,始获郑辑。缪辑二百二十二则,仅见郑辑者三十则,余下皆录自林辑(其中五十七则亦见郑辑)^②。

林佶,字吉人,号鹿野,福建侯官(今福州市)人。清初著名书法家及藏书家,康熙三十八年(1699)举人,五十一年(1712)进士,授内阁中书。手缮付梓之汪琬(1624-1691)《尧峰文钞》、王士禛(1634-1711)《古夫于亭稿》及《渔

①如官桂铨:《稀见的明文言小说〈陈金凤外传〉》,《学林漫录》第15期,2000年,第231-235页;萧相恺编:《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》,郑州:中州书社,2004年,第532-533页;薛洪绩、王汝梅编:《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》,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7年,第208-210页。

②缪跋云:“顺治己亥,林吉人手抄题跋一百四十余条。”两误。己亥应为康熙己亥(1719),顺治己亥(1659)时,林佶尚未出生。林辑共二百余则。缪辑手稿原作“林吉人手抄题跋二百四十余条”,点改“二”为“一”。

洋精华录》和陈廷敬(1639-1712)《午亭文编》,极为藏书家所珍,号“林氏四写”。

林佶跋称:“吾闽兴公《红雨楼集》未受梓,此题跋一卷是从稿中录出者,尚未备。异日当广并全集,编刻以永其传,未知得如吾愿与否?兴公题跋最精确,惜多散逸,哀之正未易耳。林佶识,己亥(1719)六月之朔书于警露寓邸。”徐燊《红雨楼集》稿本十二册,现存上海图书馆^①,已佚题跋部分,无法比勘。而林辑《红雨楼题跋》,部分题跋应录自林氏父子所收红雨楼旧藏。

林佶《璞学斋诗稿》卷一有《青儿得鳌峰徐兴公遗书五十余种,录其目与跋寄至京邸,喜而有作并示岍儿》五言长诗一首。内云:“昨复致二纸,快意说新获。书是徐氏遗,字是鳌峰迹。图印识收藏,题跋详抽绎。四十七种书,百十年间隔。”^②“青儿”为林正青,字洙云,林佶长子^③。此批红雨楼旧藏,部分今日尚存。

福建省图书馆藏韩邦靖《韩五泉诗》,有林正青题记:“康熙戊戌(1718)又八月,偶过潘氏书肆,得旧书四十七种,此其一也。洙云识。”

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郑赐《闻一斋诗稿》,有林正青题记:“康熙戊戌闰秋得宛羽楼藏书四十七种,多吾闽前辈遗集,如宋长溪赵万年,明长乐高榘、王恭,并此集,为之狂喜。而是集抄本,尤可贵重。上《建宁志》一叶系兴公先生手抄。九月十六漏下廿刻,洙云识。”

原北平图书馆旧藏,现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孙一元《太白山人诗》,有林正青题记:“《太初集》,余架上有一部,兹复得此本,以先正徐兴公宛羽楼所藏,故留之。戊戌九月晦日,洙云识。”又按林辑《红雨楼题跋》,《孙太初集》则有注:“此本戊戌购藏于璞学斋。”

上述三书皆有徐燊题记。《太白山人诗》题记收入林、郑二辑,题名《孙太初集》,余下二则未被收入,想因文字简略故。今补录于下:“崇祯癸酉(1633)秋九月,重装于汗竹巢。”(《韩五泉诗》)“崇祯癸酉仲冬,六十四叟徐兴公抄藏。”(《闻一斋诗稿》)

《闻一斋诗稿》林正青题记所提及之高榘、王恭二集,其徐燊题记皆见林佶辑《红雨楼题跋》,当为林正青录寄其父。缪辑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刊本,收有高著《嘯台集》徐燊题记,未收王著《草泽狂歌》徐燊题记,纯为缪氏大意之失,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之缪辑手稿,《草泽狂歌》有目无文。

林佶谓“四十七种书,百十年间隔”,未确。徐燊卒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

①沈津:《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,第542页。杨光辉:《明末藏书家徐燊与〈红雨楼集〉》,《中文自学指导》2007年第6期,第3-7页。

②《璞学斋诗稿》卷1,乾隆九年(1744)扬州林氏家刊本,叶35a。

③谢章铤:《小海场盐大使林正青别传》,《赌棋山庄文稿》,第6-9页,收入《赌棋山庄稿本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年。

(1643年1月),距康熙五十七年(1718)闰八月,仅七十五年。林正青明明购得徐焞旧藏四十七种,但林佶诗题却称“青儿得鳌峯徐兴公遗书五十余种”,与诗中文字不合,未悉何故。

林佶《璞学斋诗稿》补遗,录《庚午(1690)除夕前三日,题新得徐兴公家藏〈礼经会元〉本》诗,有注:“客有索余书者,余令购此代银。”仿佛王羲之以书换鹅,允称雅事。

《昭代丛书》乙集卷三十六,王士禄图释、林佶增益《焦山古鼎考》有乙亥(1695)林佶识语:“右鼎铭及此释文,皆兴公徐先生家藏,予得之其孙交之。”徐交之当为徐延寿子,徐鍾震(字器之)从兄弟。惜未知当日林佶得自徐交之者,除焦山古鼎拓本及释文外,尚有其他典籍否?^①

林正青访求徐氏所遗,亦不止于书籍。黄之俊《爚堂集》续卷四《林氏所藏徐兴公四册跋》云:“右明季闽徐焞兴公之友,自宰相、王孙、朝士,以至布衣,凡三十余人,所投赠赤牋诗札也。(候)[侯]官林君洙云得而编次之,付工装褫,厘为四册。断烂一新,如未触手。此百余年物耳,气味古穆……。”

六、《[正德]福州府志》徐焞题记流失考

《[正德]福州府志》四十卷,原刊本甚罕见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(史10324)列藏地二: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、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。按该书目体例,二本皆应为全书,无缺卷,及无名家校记题跋。事实不然。国家图书馆藏本,无缺。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,徐焞旧藏,有徐氏校注;卷三十一至三十四,万历时补抄;卷一至十五,据国家图书馆藏本补抄。疑当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时,未提供详尽资料。

福建师大藏本,原有徐焞手书题记,今已失落。幸康熙年间林佶将之收入《红雨楼题跋》,题名作《福州旧志》。清季缪荃孙又据之收入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。兹先抄录该题记,略为笺注,再考其何时失佚。

“旧府志十二册,先君向所储也。万历丁酉(1597),古田令刘君欲考本邑事,向先兄借二册去。越三载,先兄歿,刘令亦不以见还。余屡托古田丞李君元若转索,仅得其一,而第十册竟无有也。蹉跎十载,未遑抄补,今岁因纂修之便,乃补一帙,复成完书。此志刻在正德庚辰(1520),未及百年,故家鲜有藏者。自今以往,愈不可得矣。子孙其慎重之哉。壬子(1612)仲夏,徐兴公书。”

“先君”是徐焞父徐楫,“先兄”为徐燮。借书不还的“古田令刘君”,据《[乾隆]古田县志》为刘曰暘,万历二十八年(1600)首修《古田县志》。李元若,广东茂名人。《徐氏家藏书目》卷七:“李元若,《小山稿》三卷。字惟顺,一迪之子。万历中选贡,古田县丞、龙南知县。年八十卒。”万历壬子(四十年,

^①焦山古鼎为无专鼎,翁方纲(1733-1818)认为徐焞是该鼎铭文之最早释文者。参马泰来:《无专鼎铭和刘鄂》,《清末小说から》,第45期(1997),页17-19。

1612),徐焞参与重修《福州府志》,因利乘便,补抄正德志缺册。

“此志刻在正德庚辰,未及百年,故家鲜有藏者。自今以往,愈不可得矣。”徐焞预言正确。《[乾隆]福州府志》修志凡例谓:“正德志向藏闽人徐兴公家,壬子志称其体宏而博,阅之信然。兹之编辑,大抵以《三山》、正德二志为本,参以壬子志。”可知乾隆时《三山志》及万历壬子(1612)修刊之《福州府志》尚易得,正德志则仅徐家藏本可见。

徐焞题记最重要信息,为该书原书万历时已佚一册,徐焞重新抄配。

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《[正德]福州府志》,藏书印记颇多,包括:“徐梈之印”、“鳌峰清啸”、“徐氏兴公”、“闽中徐惟起藏书印”等。虽然书上无林佺藏书印记,此书确曾经林佺寓目。卷二十八《人物志·宦迹》:“林真,字汝实,永乐乙酉(1405)举人,知慈溪,……”,其上有林佺手书短注:“佺四世祖也。……像藏佺家。”林佺辑《红雨楼题跋》所收《[正德]福州府志》题记,当录自原书。

郑杰辑《红雨楼题跋》未收此题记,想因未见原书。郑杰不知林佺祖鞭先著,故所编《红雨楼题跋》,全未征引林辑。

此书万历四十年(1612)补抄部分,卷三十一卷端,有“徐梈之印”印记,当为徐焞补盖。徐梈万历十九年(1591)卒,至是已谢世二十年。此亦可见未可单赖藏书印记考证年代^①。

《[正德]福州府志》卷一至十五,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入藏前已散失。1935年萨士武编《福建方志考略》著录,称“存十六卷至四十卷,共八册,在连江刘氏东明楼。为徐梈旧藏本,有子焞校点、朱书批语。见《红雨楼题跋》。”

1961年11月至1962年1月,北京图书馆版本专家赵万里(1905-1980)曾至浙东、闽北、闽东南一带,进行图书文物调查工作,其后又到镇江、无锡、苏州、嘉兴等地。其报告《南行日记》在《文物》1962年第9期发表。1961年12月23日日记称:“下午偕萨馆长参观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。藏书以本省文献资料最富。明正德刻本林庭梈纂修的《福州府志》,称甲选。惜缺首册,明人抄配,徐兴公手跋,跋文郑杰辑《红雨楼题跋》未收。”

赵氏所记,有小误,明人抄配的不是第一册。但日记书于当日,赵万里无疑是看到“徐兴公手跋”,并曾检对郑杰辑《红雨楼题跋》。徐焞题记应不在卷首,而在卷末,1961年底时尚存。可惜该《[正德]福州府志》近年始重被详细翻检,前此纪录简略,题记在1961年后何时散失恐无法追考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

^①此书新刊影印本删去“徐梈之印”印记,未当。